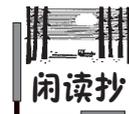


老舍先生谈如何写戏剧对话时,这样说:“有些人,包括演员,往往把一句话的最后部分念得不够响亮。声音一塌,台下便听不清楚。戏曲与曲艺有个好办法,把下句的尾巴安上平声字……有时候,在句尾用‘心细’就不如‘细心’,‘主意’不如‘主张’。”

### 别让句尾塌了

周克希



他接着又说,不可能给每句句尾都安上平声字,而且也不该那样。“在句尾平仄互相呼应,相当好听。譬如上句用‘吗’字,是平声;下句就用‘了’字,是仄声。”“留下‘气口’也是个好办法。只要留好了气口尾,即使句子稍长,演员也不致把句尾念塌了。”他把这叫作调句。“调句句子没有什么一定法则,只要能用心。”

他在写话剧的时候,“总期望能够实现‘活到人到’”,也就是期望舞台上的人物开口就响,闻其声知其人。他动笔时,“口中念念有词,所以连一个虚字‘了’‘啊’‘吗’等等,都不轻易放过。耳朵通不过的,就得修改”。写完了,还要朗读许多遍,进行修改。“修改的时候,我是一人班,独自分扮许多人物,手舞足蹈,忽男忽女。”“对于我不大熟识的人物,我没法子扮演他。我就只好用辞藻去敷衍,掩饰自己的空虚。这样写出的对话,一念就使我脸红!”

即使是散文,老舍先生认为,平仄的排列也还该考虑。“‘张三李四’好听,‘张三王八’就不好听。前者是二平二仄,有起有落;后者是四字皆平,缺乏扬抑。”

他强调在动笔前,要先想过,“像鲁迅先生三四百字一篇的散文,写起来都非常结实,因为他把每个字都想过了。”他语气很重视地说,“切记!全想过了再写,不要提笔就挥。如果今后一挥而就的文章都算成功,我敢说,中国以后就会永远没有文艺了!”

全都想过,包括“得尽力找出最恰当的字。”他举了个例子。有人写:“原野上火光熊熊。”这恰当吗?他说:“‘熊熊’在《词源》里的解释,是青色光貌,是在炭盆里,常见到的一点火光,用在原野,描写火光的烈和旺,又怎能恰当呢?”

这让我想起时下常会看到的四个字:“籍籍无名。”如果肯“尽力”查一下词典——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不够的话,就查《古代汉语词典》之类的词典——那就不难知道,“籍籍”或“籍籍”,都是“喧盛、显赫的样子”。韩愈的诗句“道人澄观名籍籍”,苏轼的词句“籍籍声名不负公”,都是例证。当我看到李娟的文章里也赫然写着“那些籍籍无名的作者们”(《记一忘三二》中《古老记》篇)的时候,我真的有点失望了。她的文字是应该像天籁那般清澈纯净,给我们带来惊喜和感动的,但愿她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不够“尽力”的失误。

2016年,女儿五岁,我带她走进了电影院,看的是动画片《大鱼海棠》。

在没有和她一起看这部动画片前,我们已经亲子共读了《庄子》《山海经》,女儿天生对书中的人首蛇身、人首鸟身、多头人等“奇怪人”十分好奇,竟然也对“北冥有鱼,其名为鲲,鲲之大,不知其几千里也”之类的句子读到着迷。当我们看完了《大鱼海棠》出来,女儿默不作声,问她看得如何,她说:“我们去买条金鱼来养吧。”她希望那个活在动画片里的鲲永远不要消失,她已经完全走进了电影故事里。

隔几日,带她去公园,见到了她一个同学,两人迅速在一起交流起了《大鱼海棠》里的场景,还要在绘画课上共同手绘电影主题海报给同学们看。

又几日,女儿兴趣班的老师给我发了一张图片,打开一看,果真是女儿画的电影海报。海报上,大红的尾鱼,像极了她买的锦鲤,只是按照比例,要比锦鲤大许多,锦鲤蜷着身子呈圆弧形,上面拽着鱼鳍的是一个娃娃,有点像旧年画里的那种抱鱼娃娃。海报的下方是一座土楼,外面是模糊的群山,还有清澈的河流。我想,这应该是女儿心中的《大鱼海棠》,那个骑着锦鲤的娃娃,很可能就是她自己。

2020年,女儿九岁,她的妹妹出生。妹妹方才几个月,女儿便嚷着要带妹妹看《大鱼海棠》,为此,她还让我们充值了影视会员。我告诉她,婴儿是不能看电视的。她才作罢。那个上午,女儿独自一人又重温了《大鱼海棠》,直至片尾曲出现,后面是密密麻麻的主创人员名单,堪称“字幕群”,或是“字幕雨”,女儿指着这些字幕让我看,说:“爸,你看这些字幕像不像鱼鳞?”那天,

责编:沈琦华

春天一到,人像草木一样,迎来一次新生。去山坡上转转,捻一枝柳条,它那么柔软,似嗅到芽苞的香气。所有高大乔木上的雀鸣,也变得婉转流利。

天还是那么空无一物的蓝。几日细雨之后,渐起变化,天又呈现出汝窑一样的淡青。

春风不比冬风那么凛冽,吹着你的脸,痒酥酥的。太平洋上空盘旋着的大量水汽,春风一程一程地送,送了半月之久,抵达北纬三十余度内地上空,正是雨水时节。小雨下起来,也是酥酥的,不黏人,让人禁不住还想出去走一走。

一日,朗晴。午后,沿一条小路走啊走啊,大汗淋漓……脱掉外套,一阵舒豁。忽地风来,毕竟还是有着凉意的。人与万物一样,蛰伏于长冬的躯体颇为僵硬,还不曾灵活,但走在春风里,一颗心自沉静幻为雀跃,也是古人所言的春心萌动吧。

什么是春心?就是无时无刻不充满诗性,敏感呼应着万物。

是真的,春天来了,月亮也变得异样起来,金星离它越来越远。不再寒冷了嘛,不必依偎着相互取暖,各自走着各自的路,但也不孤独。

春风一场又一场,唤醒万物的勃发之心,何谈孤独?

前天,拎一桶水打扫阳台外面的露台,惊鸿一瞥里,兰草丛中抽出三枝花箭。对,是兰,不是

蕙。兰一枝花箭只开一朵花。未来将有三朵花,谦卑地隐在叶丛中幽幽吐芳,整个露台必将熠熠生辉。

一整上午,我真高兴,被无尽喜悦填满了胸腔,眼里想必有光的吧。

草木有灵。几盆兰,是邻居留下的。种种原因,她搬离前带走部分花草,剩下的部分,我替她照应一年余,也无非浇浇水剪剪枯枝。盛夏时,日日浇,实在疲累。偶尔,真想不管了。可,怎忍心让它们死去?兰肯开花,是谢谢我的意思吗?我们彼此不曾辜负对方。

这几日,搬一只小椅,一只小凳去露台。一边择菜,一边晒太阳。我活着,兰也活着,我们默默陪伴对方。惊蛰来临之前,兰花一定会开。春风吹着,确乎感知到两个物种之间的心意相通。

楼下,柿树、李树、柳树、紫薇依旧沉默。小竹林中栖息的各种鸟雀,啁啾不休……樟树多如星辰的绿叶于春风里肆意耸动,浪一样翻涌,是生命的韵味。

春阳和煦,被光久久笼罩,脑壳滚烫,身体有如禅定。人于光中,久之,欲求皆无,灵魂渐出窍。神思静止中,世界一片混沌,深刻体味“好事不如无”的虚静。人间一切都退得远了——我就是



## 春光美

钱红莉

一缕风,一片光,一茎花叶。在这如露如梦的春日,万物陷入神光之中。

路旁,沟渠间,阿拉伯婆婆纳开着紫色小花,到处星星点点的生机。

虽离开乡村多年,犹记春风解冻之际,正值坡上麦苗拔节之时。大人们要沤肥了,该忙碌起来了。扛一把锄,走在田埂,春风闲闲的,人的眉眼是舒展的,远山渐起雾气,连雾气都是绿润润的了。天地之间,飞鸟往返,光阴偕逝,处处生古意。几千年,我们都是春天里这么过来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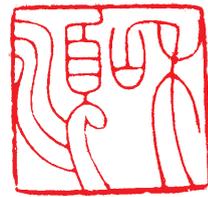
居乡下,比在城里更能感知到季节的嬗递。人离自然近,沾染一身灵气,感官尤为敏锐。泥土也是有香气的——这种气息比较古朴,也有一些笨拙,但给予人的,永远都是一份踏实安稳。

自然何以美?大巧不工。呈现的是万物的本源。

我们这座城市有一条人工河。河畔植有面积春梅。雨水前后,启开一年中最美时光——十万春花如梦里。外地游客亦赶来打卡。一群中年女性带着油纸伞、花丝巾,疯狂拍照。

每年,远远伫立小河对岸,看几眼绿梅、白梅。人真不智啊。岂能美得过花?

和顺 陆康(篆刻)



## 吃早茶

戴荣里

着茶壶始终是热的。

凌兄叫来的朋友多是他泰州同乡,喜欢这种家乡味道。有烫干丝,印象颇深。厨师用心,将泰州豆腐干切成丝,沸水烫制后,配以绝妙汤汁,摆成艺术品模样,入口鲜嫩无比。这是泰州人的独创。我第一次在这个早茶店吃到时,猛想到江南作家的精细,大致源于这一茶一丝的洗礼了。上来就给食客一个惊喜。让我这个喜欢吃煎饼的山东人,被惊喜到了。

又有几个拼盘小菜,干炸泥鳅,吃两口就上瘾,据说

这玩意儿还对男士有特殊补益;还有蜜枣相配,那枣儿甜软适中,正应了南方才子才子的性情。如果以北方人的口感,这样的美食,就有些女人味道了。茶被烘烤得滚烫,早茶多少也被食物冲淡了味道。

紧接着又上了包子、蒸饺和烧卖。包子有多种,荤包和素包,个个好吃。泰州当地的包子大,来到京城改良了,几小口就可以吃下。这些包子足



我曾两度去广州工作,顺德的早茶,蒸凤爪印象颇深。酥软中有甜味。广州人爱吃甜,作家盛慧专门写过一本记载广州美食的书。在顺德吃早茶,菜品是甜的,馒头是软的,看上去,形式内容上丝毫不逊于泰州早茶的精致。

又有一日,在西藏波密旅游过的唐先生,邀请我到扬州早茶喝茶。也是九点钟,茶馆的新兴宾馆二楼,也有烫干丝,也有蒸

我有一位同宗的远房亲戚,我称之为爷爷。爷爷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读于上海交大,学的是工科,毕业后来到南京的东南大学,任教多年,兢兢业业,深得同事的好评和学生的爱戴。

我从老家来到南京,见到爷爷时,他早已退休多年。他住在学校的宿舍,那宿舍在一楼,有个小小的院落,院子里搭了架子,种着南瓜,还有些花花草草,都很普通,没有什么名贵的,也谈不上高雅,感觉更像是把乡下的一个小院搬到了大学的一角。我去的时候,几个橙红的南瓜挂在枝头,让我想起自己家的小院,一下子觉得亲切又温暖。

爷爷为人谦和,衣着朴素,戴一副黑框眼镜,是那种典型的老式知识分子的样子。他轻言细语,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。对待我这个乡下亲戚,热情周到。他带我去看东大最著名的建筑,给我细细讲解;我拎了一个轻巧的小包,是女式的装饰胜于实用的那种,他非要替我拿着,不嫌这个包拿在手里实在不合身份,有损形象。后来我发现,尽量不让同行的女士拎东西,爷爷自己手拎肩背,负载满满,是他的习惯。看我瘦弱矮小,走一段路,他就停下来问问我是否需要休息。

我读大学的几年,周末常去爷爷家。有一段时间,爷爷养了一只漂亮的大公鸡,其实是乡下亲戚托人带来给爷爷滋补身体的。但是爷爷一直养着,说舍不得杀,因为好几个邻居家的小朋友喜欢这只大公鸡,称之为“喔喔喔”,放学后常跑来看望玩耍。这只有着漂亮红鸡冠的大公鸡,就这样在闹市区的这个乡下小院欢快地“喔喔喔”,两三年后才无疾而终。

如今爷爷已过世多年,那些与“喔喔喔”玩耍嬉闹的小朋友也早已长大,我也在盼着退休后的日子了。

河虾仁。唐先生带来了西藏波密茶,为福建引种过去的乌龙茶。真有雪山高原的味道,隐隐有咖啡香。这茶味道不错,扬州早茶食品,似乎更接近人间烟火。蟹黄包继承了扬州古典美食传统,食客拿

一吸管插入蟹黄包,吸入口香润。要比泰州早茶,多出一点吃蟹黄包的真味。以前在北京茶馆喝茶,略显单调,食品少,喝茶就喝出了几多清幽。读老舍先生的《茶馆》,能看出北京人的家国情怀。南方人和北方人喝茶不同,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在北京,我更喜欢到南方人开的早茶馆喝茶,浑身放松,茶喝够了,饭食也吃饱了。有朋友约我喝酒,我常建议他们一起去喝南方早茶。每次都能在吃茶时,感受南方文化,好像真的到了南方一样。

## 南瓜架下的「喔喔喔」

周春梅



## 咏古城西安(七绝) 未白

大唐女将军长安巡城 城墙百里对终南,甲冑剑光敌胆寒。英武不输飞将李,谁人敢犯我长安。 秦始皇兵马俑 逐鹿风云四海生,祖龙扫地借长鲸。六合一统三泉下,犹列森森百万兵。

华山天池 半池湖水半池冰,叠嶂苍崖入画屏。此地古来多隐士,餐霞霞露五侯轻。 终南山访隐士家 云林远嶂对前门,曲径茅庐烟谷深。我问宝诀来世外,飞花送酒月留人。

## 十日谈

我愛动画片

责编:沈琦华

西域奇童劈山救母,七个葫芦娃各具神通,大闹天宫的孙悟空让人惊叹不已。